曲洧舊聞/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曲洧舊聞

◀上一卷

卷十

全書終

仇悉徽猷自言，頃年嘗為東州一邑宰。晨起視事，方受牒訴，有鸛雀翔舞庭下，驅逐久之方去，明日復來。仇心異之，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為何。既出城數里，所見一大樹，鸛雀往止其上。視其顛，則有巢焉，數子啁啾其中。其下方有數人，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，吏遽止之，且引其人與俱見仇。問伐樹何為，曰：「為薪耳。」又問鬻之得幾何？曰：「可得五千。」仇即以己錢五千與之，且告之曰：「是鸛連日來意，若求救於我者，異類而有知如此，爾不可伐。不然，且及禍。」 其人遂去，因不敢伐。

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、侍中、同平章事，並謂之使相。唐制皆簽敕，五代以來不預政事，敕尾存其銜而不簽，但注使字。漢初有假左丞相，曹參之徒悉嘗為之，皆以將軍有功，無以復賞，故假以宰相之命而不得居其位，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。漢殤帝延平元年，以鄧騭為將軍儀同三司，開府之名起於此，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，是亦假丞相之類也。然晉以來，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文官，驃騎、車騎、衛將軍與四征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為武官。宋齊以後，循之不改。唐初，以為文散階，雖三公、三師，亦必冠以此號。李涪著《刊誤》，嘗非之矣。本朝因唐，無所革。元豐官制既罷，正合創名之意，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，然無生為之者，惟以為贈官。予謂開府儀同三司，本無文武之別，今若文臣貼職至觀文殿大學士、寄祿至光祿大夫以上，欲優其禮秩者，亦可加以開府，而許綴宰相班，則合古之遺制矣。

特進起於西漢，凡諸侯功德優盛、朝廷所敬異者，乃賜位特進，位在三公下，故曰特進。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，置幕府，得舉吏如將軍是也。後漢光武時，鄧禹列侯就第，特進，奉朝請。是特引見之稱，無官秩定禮。魏以後，皆有之。唐以為文散階。元豐官制，以為寄祿官，亞開府。國朝常以侍從貼職與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為宣徽使，元豐廢宣徽使不置。政和以後，二府與侍從官職已崇，無以復加，則特旨依見任執政。予謂凡此正合加以特進之號，使綴二府班，如武臣之太尉可也。

彭器資尚書汝礪、熊伯通舍人，本皆鄱陽人也。其父並為郡吏，而二公少相從為學。彭公既魁天下，聞報之日，太守即諭其父罷役，且以所乘馬及導從並命郡吏送之還家，鄉閭以為榮。其徒相與言曰：「彭孔目之子既已為狀元，熊孔目之子當何如？」次舉，伯通亦擢上第。時前守已替去，後守悉用前例，送熊之父還家。自是一郡欣豔為學者益深，每科舉嘗至數十人。

曾子固性矜汰，多於傲忽。元豐中為中書舍人，因白事郡堂，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，謂之曰：「向見舍人《賀明堂禮成表》，真天下奇才也。」曾一無辭讓，但復問曰：「比班固《典引》如何？」章不答，語同列曰：「我道休撩撥。」蓋自悔失言也。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為江西人，然生晚，不及相接。子固中間流落外郡十餘年，迨復還朝，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。中丞在法不許出謁，而子固亦不過之，德占以其先進，欲一識其人，因朝路相值，迎接甚恭。子固卻立，曰：「君是何人？」德占因自敘，子固曰：「君便是徐禧耶？」頷之而去。

王將明當國時，公然受賄賂，賣官鬻爵，至有定價。故當時為之語曰：「三千索，直秘閣；五百貫，擢通判。」

磨勘之法，庶官則自具腳色、家狀，陳乞於有司。侍從以上，則有司檢舉施行。東坡守潁時，有劇賊尹遇者，久為一方之害，朝廷捕不獲。公召汝陰縣尉李直方，謂之曰：「君能擒此賊，當力言於朝，乞行優賞。不獲，亦以不職奏免。」直方受命惶怖，有母年九十，母子泣別而行。既諜知遇所在，則躬率眾往，手戟刺而獲之。東坡即條上其功狀，以小不應格，推賞不及。東坡復為言於朝，請以年勞，合改朝散郎一官為直方賞，亦不聽。後吏部以東坡當遷，以符會考。東坡自謂已許直方，卒不報。近世士大夫徒見東坡不磨勘，妄意其以是為高，多效之者，而不知其自有謂也。且既仕矣，不磨勘豈足為高？使東坡而出此，何其淺耶。司馬公《辭樞密副使章》自言：臣自幼時習詩賦論策就試，

每三年一次磨勘，豈不慕榮貴者耶？蓋天下自有中道，過猶不及也。夫以溫公為是言，豈害其為廉讓，而更求加之，未見其非飾作邀名也。

今之中散大夫，即昔之大卿監也，舊說謂之十樣錦。受命之日，不俟赦恩，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，一也。妻封郡君，二也〈（今為令人）〉。不隔郊奏薦，三也。奏子為職官，四也〈（今為從仕郎）〉。乘馬許行馳道，五也。馬鞍上施紫絲座，六也。馬前執破木杖，七也。宴殿內金器，且坐朵殿上，八也。身後許上遺表，九也。《國史》立傳，十也。

為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，自昔衣冠以為榮事。李文饒《獻替記》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西節度，國朝二百餘年，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，況兩地皆是舊封，倍懷榮感，蓋其父吉甫亦皆領揚、潤故也。本朝如此比者，亦時有之，多見於謝上表啟。紹聖中，歐陽叔弼棐知蔡州，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，其《謝宰執啟》曰：惟近輔之名邦，實先人之舊治。高城不改，自疑華表之歸。老吏幾希，尚守朱門之舊。追懷今昔，倍劇悲欣。靖康中，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，其父思之舊治也。其《謝表》曰：惟昔先臣，再臨東越，豈期暮齒乃踵前修。朱邑世祠，猶有奉嘗之舊。恬侯家法，自憐孝謹之衰。敢不慰問耆年，覽觀謠俗，無忘遺愛之厚，永念教忠之餘。皆謂是也。

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，每食必殫極精侈。性嗜鴿，必白者而後食。或以他色者紿之，輒能辨其非，世以為異。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，《晉史》苻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，司馬道子為設盛饌，極江左精肴。食訖問曰：「關中之食孰若此？」答曰：「皆好，惟鹽味小生耳。」既問宰夫，皆如其言。或人殺雞以食之，朗曰： 「此雞棲常半露。」檢之皆驗。又食鵝肉，知黑白之處。人不信，記而試之，無毫厘之差，時咸以為知味。與玉汝白鴿事正同，此非有法可傳，蓋獨得於心，故能默契如此。天下之至理，固有獨得於心而默契聖賢於千載之上，以此推之，殆無可疑，但不能章章如是，故信之者寡耳。

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：「自東坡名『思無邪齋』、『德有鄰堂』，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，公知前此固常有此否？」惇濟曰：「非『獅子吼寺』乎？」石林笑曰：「是也。」吳興城南射村有寺，號「獅子吼」，本錢氏賜名，國朝因之。石林既為《春秋》，書其別有四，其解釋旨義曰傳，其訂證事實曰考，其掊擊三傳曰讞，其編排凡例曰例。又問曰：「吾之為此名，前古之所未有也。」惇濟曰：「已嘗有之。」石林曰：「何也？」惇濟曰：「吳程秉逮事鄭玄，著書三萬餘言，曰《周易摘》、《尚書駁》、《論語弼》，得無近是乎？」石林大笑。

丈人本父友之稱，不必婦翁。《漢書・匈奴傳》：「彼天子，我丈人行是也。」唐人尤喜稱之，杜子美《上韋左丞詩》曰：「丈人試靜聽」，不聞子美之婦為韋氏也。如此者甚多，柳子厚記先友，韓退之其一也，至與之書，乃稱退之「十八丈父」，友而字之者，以其齒相近乎？近歲之俗，不問行輩年齒，泛相稱必曰丈，不知起自何人，而舉世從之。至儕類相狎，則又冠以其姓，曰某丈、某丈，乃反近於輕侮也。

范元長侍讀，呂申公之外孫也。余在館中時，以史館修撰寓直秘書省。嘗言，申公作相時，從官白事，倨坐對之。張九成子韶遽曰：「若審如此，此時從官，吾之所不能為也。」范不能對，余為曉曰：「前人謹行輩，凡值父叔之執友，便以子侄之禮事之。而為父行者，亦偃然以父叔自居，當其跪起不疑，而況坐立之間乎？世既以為常，人亦莫以此為非。此禮既久廢，故驟聞之若可駭耳。申公素貴於朝，當其為相，固已七十餘矣，則時之侍從，孰非其子姓輩者。坐以對之，必是爾。申公豈以貴淩人者乎？」范以為然。予幼年隨侍，猶及見客有初相見者，必設拜褥，雖多不講拜，而遺風尚存，近世不復見矣。長幼之序，人之大倫也，而廢之，風俗安得而淳耶！

西漢之為丞相者，有就國、有免歸、有自殺、有伏誅，而無復為他官者。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、博山侯後，久之復為光祿大夫，秩中二千石，位次丞相。月餘為御史大夫，未幾為丞相，復故國。御史大夫乃多復為他官，韓安國免後復為中尉，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，翟方進左遷京兆尹之類是也。東漢光武即位之初，以讖文用王梁，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，俄以違命將斬之，赦以為中郎將。自是終東漢之世，去三公而復為九卿、郡守者，不可悉數矣。唐宰相既無定員，又多以他官兼領，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，同時或至有十七人。及其貶責，亦無復禮貌。武后時，李昭德以鳳閣侍郎平章事，後貶欽州高賓尉，俄復召為監察御史。嚴瑣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，貶琰川州尉。狄仁傑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，貶彭澤令。此其尤甚者也。中葉以後，雖罕此比，然李揆嘗以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貶袁州長史，後以試秘書監，江淮養疾，家百口，貧無祿，匄食取給，牧守稍厭慂，則去之。常袞自門下侍郎平章事貶河南少尹，崔祐甫兩換秩，江公輔自諫議大夫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，久不遷，謁宰相求官，聞德宗怒，惶懼而請為道士，復為泉州別駕。凡此類，雖不及武后時貶黜之遽，然頓辱之亦已甚矣，豈復以大臣遇之耶？

王荊公性簡率，不事修飾、奉養。衣服垢汙，飲食粗惡，一無所擇，自少時則然。蘇明允著《辨奸》，其言衣巨虜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囚首垢面而談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以為不近人情者，蓋謂是也。然少喜與呂惠穆、韓獻肅兄弟遊，為館職時，玉汝嘗率與同浴於

僧寺，潛備新衣一襲，易其敝衣。俟其浴出，俾其從者舉以衣之，而不以告。荊公服之如固有，初不以為異也。及為執政，或言其喜食獐脯者。其夫人聞而疑之，曰：「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，何忽獨嗜此？」因令問左右執事者，曰：「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？」曰：「每食不顧他物，而獐脯獨盡，是以知之。」復問：「食時置獐脯何所？」曰：「在近匕箸處。」夫人曰：「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。」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，然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，而初非有所嗜也。人見其太甚，或者多疑其偽云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